

红楼梦
古美鉴赏

何士龙 著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367
《红楼梦》语言美鉴赏

何士龙 著

责任编辑 郑 李 赵秀鸾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华中师大桂子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2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5625-0274-9/I·5

定价：4.50元

题 记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然而，它如汪洋大海，无边无垠。这里所收文章，不过是在海边掬取的一捧浪花，拾起的几只贝壳，与大海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能够给读者一点启发，一点审美乐趣，我就感到很欣慰了。

全书分两辑。第一辑谈人物语言美，共收论文十六篇。根据鲁迅先生的意见，《水浒传》和《红楼梦》中人物语言性格化的艺术成就，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是最高的，可与世界文学名著相媲美。在曹雪芹笔下，《红楼梦》的人物语言维妙维肖，性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达到了高度的性格化。因此，研究《红楼梦》人物语言的成功经验，对繁荣社会主义时代的小说创作，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也有许多值得玩索赏析的地方。这里所选论文探索了十八个人物的语言特色，不仅包括了《红楼梦》中所有的主要人物，就是一些次要人物，语言特色突出的，也尽量论述到了。此外，还讨论了一些其他问题，如客厅雅语、神态语调口吻以及性格化的特殊艺术手法等。但也都是围绕着人物性格化写的，论述的问题比较集中。

第二辑为《红楼梦》语言艺术审美趣谈，乃札记性质，共收一〇二则。举凡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表现形式、特殊作用，叙述语言的视角、描绘化，文艺修辞，俚、俗、谚语的运用以及字、词、句的锤炼等，都论述到了。不过每则札记

往往只是一字一议，一词一议，一句一议，因而较少广泛的联系，全面的剖析。但也力求有所体会，能出一点新意，虽是一得之愚，还是颇费了一番心血的。札记全部写的前八十回中的语言现象，未涉及后四十回。愚意以为后四十回的语言，比起前八十回，是黯然失色的，故未论及。这也许是笔者个人的偏见，然而，后四十回的功过自有公论。

本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文章曾在《红楼梦学刊》、《语文园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特此附志。

著 者

1989年3月于中南民族学院

目 录

第 一 辑

论贾宝玉的语言·····	1
王熙凤的语言特色·····	17
林黛玉、薛宝钗语言特色比较·····	39
“咬舌子”史湘云的语言特点·····	59
贾府四春的语言和性格·····	74
“俚言博笑”的刘姥姥·····	90
通过人物之口评论人物语言·····	99
论客厅雅语及其他·····	121
晴雯、袭人语言特色比较·····	132
尤三姐的语言性格·····	151
薛蟠语言琐谈·····	158
贾母的语言特色·····	165
焦大的语言·····	182
倪二的语言·····	186
“净臣”紫鹃的语言·····	189
神态·语调·口吻·····	192

第 二 辑

“抛”字小议·····	219
“看的呆了”与“狂喜不尽”·····	220
“步月”谈·····	222

冷子兴的叙述介绍·····	223
贾雨村的议论·····	224
一个“争”字，气氛全出·····	226
两首《西江月》的讽刺反语·····	227
两种角度的叙述语言·····	229
“护官符”·····	230
“满纸乌云浊雾而已”·····	231
动词锤炼一例·····	233
“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	234
“冷香丸”·····	235
“晒日阳儿”与“负暄”·····	237
“他说必须鑿在金器上——”之类的截句·····	238
“倍增汗颜”与“肝木忒旺”·····	241
闪烁其辞·····	242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预示和锤炼·····	243
“不得见人的去处”小议·····	246
雅言的对照·····	248
“大笑大说”及其他·····	250
“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251
“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	253
“深知”二字有文章·····	256
巧用《山门》与《妆疯》的剧名·····	257
“缄口禁语”种种·····	258
从“挪”、“蹭”到“一溜烟去了”·····	259
“谈话”与“散话”·····	260
“娇声嫩语”·····	262
“俏丽甜净”和“干净俏丽”·····	263

赵姨娘的两个指头·····	265
“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	267
薛蟠嘴上的莲藕西瓜·····	269
“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	270
典雅的叙述语言一例·····	273
从瞧“呆雁”说起·····	274
“呆雁在那里呢？我也瞧瞧”·····	277
“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之类的咽句·····	278
“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	281
兆语二三例·····	282
“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	285
“我们”·····	288
找错了对象的人物语言·····	290
“目瞪口呆”与“目瞪口呆歪”·····	293
误听误说种种·····	294
三个女性的规劝·····	297
不落言筌·····	303
能言鸟·····	305
“叫我那一个眼睛看的上”·····	306
女红赞·····	308
贾宝玉的梦话·····	309
“梦甜香”·····	310
“西洋花点子哈巴儿”·····	311
“老寿星”与“老亲家”·····	312
“穷心”与“野意儿”·····	313
“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	314
“闹、撮、伸、滑、滚”·····	316

“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	319
薛宝钗论语言	320
“活龙”与“凤凰”的比喻	322
茗烟的祝辞	324
“天下的水总归一源”	325
“馋嘴猫儿似的”	327
“水晶心肝玻璃人”	328
“渔翁”和“渔婆”	329
老虎的比喻	331
“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	332
“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如意”	334
“调理的水葱儿似的”与“烧糊了的卷子”	336
“萍踪浪迹”	337
“四只泪眼看他去了”	338
“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	339
平儿口中的补叙	341
“倒象一把子四根水葱儿”	342
二十五个字的衣服名称	344
“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	345
瓶插红梅图	346
“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	347
“人未见形，先已闻声”	349
“二奶奶贴惯了，倒不大显”	351
盆栽水仙图	353
帐单	354
鼓声颂	355
“众人说……”	356

“聋子放炮仗——散了”	359
“你”	360
“不敢，不敢”	362
“阿弥陀佛”与口头禅	363
“乌发如银，红颜似稿”	366
“又没烧胡了洗脸水”	368
“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	369
“一汪积雨”与“一洼子水”	370
“红飞翠舞，玉动珠摇”	371
“他是谁，谁是他？”	372
兴儿的描绘	373
善姐不善	375
“曾经离丧，作此哀音”解	377
“倒是我一生无儿无女的，一生干净”	380
“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	382
贾赦的笑话	384
史湘云嘴上的风景	385
“抽出嫩箭来的兰花”	386

论贾宝玉的语言

人物语言的性格化，是《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巨大成就之一。鲁迅说过：“《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①

打开《红楼梦》，一股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立刻把你带进那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让你心荡神移，目不暇接。书中人物说着各自不同的话语，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腔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口吻。作者借此写出他们不同的思想感情，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文化教养，不同的身份地位，不同的职业和年龄等特点。而且，人物的语言，还随着语言环境、说话对象、个人思想性格的发展而变化。曹雪芹严格遵循“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②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塑造人物性格和语言，绝没有千人同腔的毛病。

《红楼梦》里语言性格化突出的人物不是三五个人，而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就是极次要的人物，如焦大、倪二、马道婆、静虚尼、张道士、卜世仁夫妇，还有众清客相公们，他们虽只有三言两语，却也各有特色。醉汉有醉汉的声气，尼姑道婆有尼姑道婆的口白；清客相公的阿谀言词，小商人的怪吝话语，无不毕肖逼真。而次要人物如刘姥姥、尤三姐、史湘云、贾母、李纨、晴雯、香菱、袭人、鸳鸯、平儿、元春四姊妹，以及贾赦、贾政、贾珍、贾琏、贾环、贾蓉、贾芸、薛蟠等，都是语言性格非常鲜明突出，能由说话

看出人来的。至于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等主要人物语言性格化之突出，就更不用说了。

贾宝玉是作者精心塑造的，而且寄托着自己美学理想的典型形象，也是作品中语言性格化最富于特色的人物之一。这个封建末世的叛逆人物，性格独特而复杂，他的语言自然也与之相适应。本文只能就其主要的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一

阅读《红楼梦》时，你会发现，第二回中宝玉说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奇特。什么“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红楼梦》中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没有？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宝玉式的性格化语言，封建末世叛逆者的语言。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处于最底层，深受四重权力的压迫，两千多年来，从未翻过身。在这以前，有谁曾经象宝玉这样，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而大声疾呼过？又有谁曾经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进行过这样有力的批判？在封建社会里，男人们的为君、为父、为夫，当官做老爷，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这以前，有谁敢向男子的权威挑战？又有谁敢谩骂包括君父在内的男人们是“须眉浊物”、“浊臭逼人”？何物贾宝玉，竟敢胆大包天，冒天下之大不韪，全面否定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以来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这是反封建的英雄的胆量，英雄的语言。当然，妇女受压迫，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阶级压迫的问题，这是宝玉以及作者所不理解的。而且宝玉说的是“女儿”，并不包括老年妇女，所以，他的“泥水骨肉”说有局限性。但是，不能因之否定它的巨

大社会意义。

宝玉呼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与他反对封建的男权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他叛逆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贯彻始终的。在宝玉看来，一切坏事的根源都是“须眉浊物”的男人。第五十九回中，春燕曾经转述过宝玉的话：“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第七十七回，他又说：“……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真是石破天惊的奇语！这“男人的气味”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追名逐利。所以，宝玉有时就直接了当地进行抨击，给热中功名的人取外号，叫做“禄蠹”、“国贼禄鬼”，把封建朝廷的文臣武将看成是沽名钓誉之徒，表示了他对封建科举和官僚制度的批判否定。这样的话，在封建社会很少有人说过，也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所以显示出宝玉语言的奇异特色。奇特的语言，反映奇特的思想性格，因而塑造了一个畸人形象，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逆子叛臣。

人物语言的性格化特点，首先从语言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中体现出来。曹雪芹深知这部分富于反抗精神的语言，在塑造宝玉的叛逆性格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非常重视。因为宝玉的语言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秩序和制度，人们或感到震惊、恐惧，或感到奇怪、可笑，或表示惊喜、赞赏，因而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作者抓住这一特点，进行了特殊的艺术处理，使之更加鲜明突出。

首先，对宝玉的一些特别重要的语句，不是由他本人直接说出，而是间接由别人转述。“泥水骨肉”说是由冷子兴

与贾雨村在闲谈中转述出来，“女儿出嫁变坏”论是春燕与藕官、莺儿等说话时转述出来，而关于给“读书上进的人”取“禄蠹”的外号等语，又是通过袭人对他进行规劝时转述出来。说明宝玉的这些话成了荣国府、大观园内外广为传播的“名言”，成了世俗社会人们茶余酒后闲谈的资料，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具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规劝乃至责骂的话柄，自然也有引用以说明自己观点的赞赏者、同情者。其影响之深远，波及范围之广阔，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作者又让作品中不同思想观点和态度的人物，对宝玉的性格化语言进行评价和议论，以突出其特点，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红楼梦》中，对宝玉这种独特的性格化语言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世俗社会中把宝玉这类话当作奇谈怪论，作为闲话时的谈资的那些人，他们不理解，又受传统思想影响，因而采取嘲笑态度。如转述“泥水骨肉”说的冷子兴，他就认为宝玉的话“可笑”，“将来色鬼无疑了”，这当然是歪曲。然而，这也不足为奇，他们受“男尊女卑”的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如今有人一反常情，把女儿抬得比男人还高，自然感到惊奇。就是今天，我们理解这话的进步意义，也不能不感到他这种矫枉过正的说法奇特。一种是统治阶级当权人物和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人，他们对宝玉这种奇特的性格化语言抱仇视和排斥的态度。第三回中，王夫人说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第九回中，贾政说他“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第十九回中，袭人也认为他“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给“读书上进的人”取名“禄蠹”，也是“混编纂出来的”。他们虽然不理解宝玉这些语言的全部意义，但是，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已经闻到对他们不利的气味。因

此，千方百计地削弱它对封建制度的冲击，竭力抹杀它的巨大社会意义，企图把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

与上面两种态度相反的是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他们是与宝玉同样具有反抗性格的人物，如黛玉、晴雯、尤三姐等，还有其他处于底层的丫头们。对宝玉叛逆的言谈行动只有助长，而从未规劝过，说明黛玉、晴雯的支持和同情。而独具只眼的尤三姐，她的话很有代表性。第六十六回，当兴儿介绍说宝玉“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时，尤三姐就反驳过，说宝玉“那些儿糊涂？……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子们前不管怎样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还有底层的小丫头们，虽然不很理解宝玉奇特语言的含义，却从心眼里真正拥护他。第五十九回，小丫头春燕转述了宝玉关于女儿出嫁前后三种变化以后，评论说：“这话虽是混话，倒也有些不差。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姊妹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因为宝玉的语言行动充满了对女儿们真正的体贴与怜爱，尊重和同情，自然也赢得了她们的支持和赞赏。

（贾宝玉的语言奇特，在他生活的周围广为传播和议论，是合乎情理的。作者抓住这一生活真实，提炼为突出宝玉性格化语言特色的艺术手法，说明作者艺术构思巧妙，手腕高超。它来自生活，高度反映生活真实，使宝玉的语言成为《红楼梦》中最富性格特色的语言。）

而且，宝玉语言的奇特，不仅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就是日常生活中也有所体现。第二十六回，他在薛蟠生日的酒宴上说过：“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把银钱吃穿等东西看做身外之物，不算他自

己的，惟有用自己心血精力创造出来的字画才算他个人所有，才能送做礼物，说明他尊重什么，蔑视什么。这话也不同流俗，只有宝玉才如此说。又如第五回，宝玉跟贾母等到宁国府赏花家宴，宴后倦怠，欲睡中觉，秦氏等带他至一房中，当看到房中挂的人物画《燃藜图》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时，他就忙说道：“快出去！快出去！”这简单的话语，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什么特色，谁都可以说，也会说。但是，如果我们联系特定环境、人物思想性格和心理来说，只有宝玉才这样说，换了别人，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因为他不愿意“洞明”封建社会的“世事”，也不愿意“练达”封建社会的“人情”，而劝人十年寒窗苦读的《燃藜图》更是他深恶痛绝的“禄蠹”行为。在这样的房间里，宝玉哪里呆得下去呢？更不要说睡觉了。这简单平常的语言，正好是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特定心理状态的特定语言，完全是宝玉式的独特的性格化语言。如果换上贾政、贾雨村，也许就会喜欢这个地方了。

二

宝玉多奇语，也多悲语，而且这些悲语同时又是奇语。关于死后“化灰”、“化烟”的话，是他另一句有名的话，话中反映出浓厚的悲伤情调。他语言中的悲音哀调，虽是局部的，却也是他性格化语言的重要特点。

第十九回，当袭人因宝玉“放荡弛纵，任性恣情，最不喜务正”而下箴规时，他曾经说过：“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

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后来，第五十七回，紫鹃以情辞试探他对黛玉的态度时，又说过：“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才好！”又说：“我只告诉你一句歪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即使是表示生死不渝的爱情，也不必说得如此悲痛，“海枯石烂不变心”，也就足矣。另外，第三十六回，在与袭人谈到人如何才死得有价值时，他一方面批判了封建官僚所谓的“文死谏”

“武死战”的沽名钓誉的死法，一方面提出了他自己的生死观：“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虽然谈的是理想的死，但悲观情绪溢于言表。而且，越到后来，表现得越严重。第七十一回，尤氏笑他不虑后事，他又一次谈到死，“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

“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完全是一种悲观绝望的语调。

这些话，想象丰富而诡谲，感情悲伤而浓烈，感受敏锐而深刻，是一曲情真意切的悲歌。《红楼梦》中，也没有第二个人说过如此奇怪而悲伤的话。正是这些幻想出奇的个性化语言中，包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因而又是典型化了的人物语言。在这悲音哀调的后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弱小又倔强的抗争着的灵魂，感受到他那既受

压抑又不甘屈服的反抗者的心跳。这个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叛逆者，在暂时强大的封建势力下，觉醒了又找不到出路，封建社会龌龊臭的泥潭，在他四周沉积凝滞起来，使他简直无法探出头来，透一口气。他的抗争孤立无援，也绝无希望。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抗争的目的是什么，前途在哪里。所以，他不时想到死，不愿再托生为人，也一再说要出家做和尚去。但这种悲观不是厌世主义的寻求解脱，而是入世的对人生的执著，对朦胧而又幻灭的美好理想的追求。这种悲音哀调，是封建制度下的叛逆者，在前进中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呻吟，是他对黑暗社会的诅咒，是反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悲音哀调不时出现在宝玉的语言中，加强了他鲜明独特的悲剧性格，而他悲剧的性格，又决定了他语言中的悲音哀调，两者互为表里。

《红楼梦》中不少人物有类似宝玉的感伤色彩很浓厚的语言，如惜春、迎春，甚至还有探春、宝钗等。然而，惜春语言中的感伤色彩，表现为孤僻冷漠和厌世主义的“彻悟”；迎春语言中的感伤色彩，表现为不合时宜和不能适应勾心斗角环境的懦弱。她们的语言没有宝玉语言在悲痛中蕴藏着火样的愤怒，对黑暗社会的猛烈抨击，没有他那样的反抗精神。至于作为封建社会淑女的宝钗，贵族家庭掌权的女管家王熙凤，有浓厚正统思想而又能干的探春，她们语言中虽也有哀愁，但多因家庭纠葛而引起，与宝玉语言中的悲愤不能相提并论。只有黛玉语言中的悲音哀调，可以与宝玉的相侔比。然而各人表现的方式也不同，绝不会相混。在宝玉，表现为疯言傻语，想象奇特，直接吐露自己悲哀的思想感情，无所顾忌，而且愤多于悲。而黛玉却是曲折迂回、间接含蓄地表现出来，从对自己身世的感慨，对故乡的缅怀思念，对